

民间“国学”实践对道德礼仪教育的重视值得肯定,“国学”或许是人生的觉悟,是生活态度,可以在人心方面塑型人性,然而,很多时候人们可能理想化地夸大了其梳理社会的功能。

国学

本报记者 欧阳

近日,周立波“调侃”穿着汉服的表演者像“洗浴中心出来的人”,在网上招致漫漶的回击。汉服是否像浴袍不知道有人研究过没有,那些声讨的队伍估计是不能有这种联想的。说到汉服,关联更多的是国粹持守,倒不是说服饰也是文化的一部分,而是现代顶级学府中的“国学”门徒,仿佛汉服加身,领会传统文化就更容易的样子。

撇开汉服这个外在的形式,不平之声实际上是难以容忍“传统文化知识贫乏”。这是个高尚的问题,有待学究明鉴。至于传统文化散落应该说确实是现实的问题,因之在民间,很多人重新拾起了重振传统文化的“国学”,组织长幼聆听“国学教育专家”的讲座。

与此同时,最近有消息称,明年教育部部属高校专业设置中将首次出现“国学教育本科专业”,这对那些先期已经设立国学院,毕业后却拿不到“国学”文凭的学童无疑是喜讯。

不过相较于现代专业的细分和繁复,笼而统之的“国学”,抑或是传统文化却是个语焉不详的概念。如何开展、加强“国学”教育,也就是说怎么取舍?或者人们寄望以此达成什么目的之类,客观讲并没有清晰的路标。

厘不清的“国学”

“国学”是很晚近的说法。天朝文明以来,各路学问家都倾向于自立门派,迟至儒释道并立的盛唐之后,宋代才有了文化人泛指的“宋学”,明清以来另一个宽泛的说法是“汉学”,而“国学”不过是西学东渐之后与西洋学问对应的华夏文化限定,目的是为了对抗西方的东西。

就如提出“国学”概念的学问家们不明晰“西学”范畴一样,宽泛无际的传统文化、文明之类的学问几乎不是个体所能融会贯通的,“文化”本身就是一门学问,如何学?所以被封为国学大师的钱穆先生就说:“国学”一名,前既



追问“国学”

无承,将来亦恐不立。特为一时代的名词。”

让钱穆大师想不到的是,“国学”生命力强盛,晚至前些年还有季羨林获誉“国学”大师,但季先生并不承认这个封号,原因估计不是谦虚以及吐火罗语和“国学”不搭界之类,问题是先生不知道“国学”究竟是什么样的学问。

这不只是个人的困惑,目前的学术界对“国学”究竟指什么就存在很大争议。有学者认为“国学”是“中国(中华)学术”的简称,研究的是中华民族传统学术文化源流及其发展的历史轨迹,也有专家认为“国学”是“修齐治平”之学,也就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处世态度及治国理政之术。不管从什么角度看,“国学”的意味都几乎是包罗万象,从诸子百家到历朝历代的杂糅学问,甚至是那些不识字的工匠艺术——怎么看都像是文化的范畴,除了草民不知深浅执迷去学外,教授们应该是有所困惑的。

在前瞻与后顾之间

不知道是不是现在的硕士博士多了,格物致知的勇士们鉴于中小学“国学”教育人才的缺乏,终于明确在高校增设“国学教育本科专业”。与之对应,“国内第一套自主研发的高中传统文化通识教材”也将于今年9月出版,分别为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大学·中庸》和《道德经》。

现在很多家长主张并且坚持孩子背诵传统典籍,就大师们的感悟来说,现在不懂将来明白的时候会获益匪浅,这没错,有引导的学习当然比民间不知取舍的盲目诵读有益,事实上,这也是从小开展“国学”教育的重要理由之一。

然而这些选择的内容未必就能代表“国学”,就传统文化范畴来说,是按照“西学”的模式细分儒家、道家科目,还是稀里糊涂的宋学、经学统揽,“国学”不是应该梳理一下吗?

纲常伦理的守望?

据余英时说,真正的“学”是不能热的,流行的“国学热”本身跟“国学”就没什么关系。是不是如此不好判断,但国内有国学家断言“当代社会最大的危机之一就是没有道德信仰”,认为加强“国学”教育,借鉴“书院”模式,可以达到问题的解决。或许吧,撇开糟粕精华什么的,在公众通行的认识里,“国学”就是一剂很好的良药。

近些年,受域外文明雕琢最深的大都市上海就有很多家庭转向书院式的“孔学堂”,这么做据说是出于对礼仪之邦的回归,比如礼义廉耻、忠孝仁义什么的。不去考虑现实场景和专家推想,人们内心里对传统的呼唤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关涉道德伦常的守望。与上世纪初扛旗儒家的文化人办学乡里不同,在孔孟故里,趋向“性善”的“国学讲堂”在义务教育尚不发达的乡野落地,号称一时文明风雅之学重现……和睦乡里的明确目标之外,现代文明的意味并不明确。

这种心理不仅在民间漫游,连主流媒体都谈论起家风——这个乡土社会中缺少政府触角的家族、乡治理想。

客观来看,民间“国学”实践对道德礼仪教育的重视值得肯定,“国学”或许是人生的觉悟,是生活态度,可以在人心方面塑型人性,然而,很多时候人们可能理想化地夸大了其梳理社会的功能。

这里还有一个问题,试想那些让礼义廉耻崩坏的东西,如背后的欲望驱使,如果没有从人们的生活中清除掉,或者说作为人本身应有的尊严等,君臣父子,忠孝友恭,以及“劳心者治人,劳力者治于人”的“国学”中可以找到吗?如果找不到,“国学”又能有多大力量?

何必嗜古成癖

前一阵子看见贵阳孔学堂多彩的活动,估摸这个机构应该和派到那里“援黔”的王阳明有关,由王阳明带“国学”到遥远的黔地我想到了石门坎,这个距威宁县城140多公里、茅塞未开,结绳刻木的边缘之地,因为洋人伯格理几乎成为西方人眼中的“文化圣地”。

伯格理是循道公会传教士,100多年前他到石门坎后,在传播基督教的同时,干起了著现代文明勾当;教苗民识字、办学,还要求土著改变原始、不卫生的生活方式,使这个以石门坎为核心的苗族社区,由蛮荒之地一跃而成了中国西南的文化高地;据1946年民国的统计,石门坎的整体教育水平不仅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,甚至高于汉人的平均教育水平。其中有



“杂学”拾遗?

漫画/李法明

花素香袭人

筱陈

“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,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,芬芳美丽满枝丫,又香又白人人夸。”一首民歌,曲调优美,委婉动听,听着小曲,仿佛闻到花香,观到花影。论花,茉莉花算不上花中的美女子,它洁白素雅,没有花的雍容,没有花的娇艳,然而,却以花香获人心。

在福州,茉莉花是市花。福州人对茉莉花情有独钟,喜爱有加。驱车往乌龙江畔,花儿连片绽开,阳光映照着晨露的花,花瓣晶莹透亮。花季时,你会瞧见上市场买菜的女子顺手买一小袋网袋装的茉莉花,挂在家中,香溢满屋。白日子里,一些卖花人手拎一袋袋茉莉花,沿车叫卖,爱花的司机车窗摇下车窗,买一小袋,挂在车前,香气沁心。

茉莉花香。这香,香的清淡,香的清爽。闲暇时,从花袋里挑出一朵,屏气闻之,让人神清气爽。花有浓香,热烈,奔放;有异香,香味独特,因为她的异,有人喜之,有人厌之。在我的印象中,能够将它入袋作为商品卖的,只有茉莉花和玉兰,这两种花,色相同,味相近,这香,不在浓而在弥远,虽是淡淡的,却可以在较长的时间里留住这香。

福建人喜茶,茶的品种也多:武夷大红袍,安溪铁观音,宁德坦洋功夫,福鼎白茶,漳州南靖的白芽奇兰,这些茶,只是就茶制茶,在茶树的品种、茶的制作方式上下尽功夫,花

尽心思,唯有福州的茉莉花茶是茶与茉莉花的结合。记得那日,在福州北峰郊外的一处茶场,听茶场主人讲花茶的制作工艺,场主把茶比作阳,把花比作阴,花茶是茶与花的绝配,是阳与阴的结合。

这茶与花的绝配,不是茉莉花与茶叶简单的糅合,倘若这样简单的糅合,花茶泡在杯中,茶叶沉于杯底,花瓣浮在水面,可以说只是形式上的糅合而非精神上的融合。

茶与花的绝配,是见茶不见花,把花的精髓沁入茶中,清晨,采茶人和采茶人踏着晨露,将带着露水的茶和茶采摘下来,集中于茶场。花与茶的结合,最讲究的是窖制。将花与茶糅合在一起,在结合的过程中,依靠着互相间产生的热气,花吐出花香,茶吮吸着花香,如此反复,茶吸入了花的神,分离了花的形。

看了茶工窖茶的过程,抓起一把已被茶叶吸尽香气但依旧洁白的茉莉花,手留余温,心留余香,更添了对茉莉花的喜爱之情,更体会到这花的精神,它消耗着自己,却留香与他物他人。

泡一杯茉莉花茶,注目茶杯,根根茶叶,悠然垂落于杯底,青绿垂垂,一片旺茂;一股清气,缭绕于眼帘,一股清香,沁入于心。茶香中含着花香,花香中含着茶香,更让人体会到,花影虽去,花神犹在。只要神在,影终不会离去。品茶时,我们既品到了花的精神,眼旁更浮现茉莉花的影子,花白如玉的影子。

那花,讨人喜。

资讯快递

孔紫工作室 2015 届师生作品展举办

本报讯 7月1日,“神与物游——中国国家画院孔紫工作室 2015 届师生作品展”在北京乐木文化艺术空间开幕,展出18位学员的优秀书画作品百余幅。

作为中国画画家,专心艺术之道,采撷无尽的生活之美、艺术之美,是一种境界,亦是一种探寻艺术真谛的悟道实践。孔紫老师评价:“抱有一艺简单朴素而又赤诚的心怀,在这里汲取营养,获得理念,向优秀艺术家之路攀登,是极其值得欣慰的。”据悉,此次展览展期为10天。(赵春青)

中铁四局新增 23 名女摄影家协会会员

本报讯 近日,中国中铁四局 23 名女员工被正式批准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。

在中铁四局的发展进程中,女员工是各个领域中活跃的一个群体。她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,拿起相机,用镜头聚焦记录恢弘的建设场景,创作出一批题材丰富、内容多样的精品力作。

据介绍,中国女摄影家协会成立于1995年,是中国文联主管的国家一级社团组织,会员由来自全国各地的女摄影工作者和爱好者组成。(牛晓娟 舒郁仁)

欧阳

如果说做大做强文化产业只是从经济角度考虑的话,重振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恐怕就不是单纯的经济立场那么简单。

现在他们国力强盛,大国身形跃然而面,自然也无需再隐忍的掩饰,要我说,这本身也没什么问题,作为大国、强国,当然不能止于经济、技术等层面的话语声明,文化内蕴的软实力,诸如人生态度,或者还有面向未来的理想模式之类,无疑也需要有引领未来的范式。

于是,强大的国度里很多人不经意间就昂扬起来,人们发现在很多不同的场合,各色各样的人踌躇满志,在文化“软实力”方面,自然也散射出大国心态。

文化不是有大国,我是没整明白,不过按传统来说,中土的土著们是不缺大国情怀的,比如盛世时代的万国来朝,特别是周边蕞尔小国翻山越岭,踏浪渡海道使求学,布袋里装点鸡毛回去后就号称“小中华”什么的。这在农耕社会,所指当然就是文明礼仪之类的文化软件了。

清平乐(新韵) 西风问答

凭栏极目,
日暮云低树。
沙朔气雄霜漫路,
借问西风归处?

平生天上人间,
远蓬塞北江南。
莫道沉浮倾侧,

诗词二首

□刘继臣

眼前万里河山。

七律(新韵) “十一”登楼

金风伴我上高楼,
百里红都一望收。

广厦连天云暖暖,
繁花遍地叶知秋。
两番大雨涤十月,
同样韶晖照九州。
吟罢西山日落日,
心逐鸿雁意方遒。



正在经历的孤独,我们称之为迷茫。经过的那些孤独,我们称之为成长。

赵春青画

文化焉能有大国心态

想来经济体量膨胀后“强大”的天朝显然希望不仅在经济舞台上拥有话语权,还希望在文化上也有突出的斩获;循轨西方轨迹多年的国人,觉得在文化领域,这个西方文化营造出的“世界”舞台上,他们作为大国也必须领受“大国”待遇。如前些日子的上海电影节所标称“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”,激进者或者还有更多的愿望,麦家就说:“今天我们是怎么迷恋他们的,明天他们就会怎么迷恋我们。”

不知道大家是否都急切地希望,或者自以为有财力支撑后应该有强大的声音存在,只是,与用“钱”衡量的经济体量不同,文化到底能否用先进落后的标准来衡量,本身就是一个问题。而曾经以为自己代表先进文明的西方世界,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自身的所谓先进文化的反思,也许科技是发达的,即使是强盛的,但文化未必就比那些过着古朴生活的“野蛮人”先进。

从文化融合的角度看,话语权的认可需

要相互的了解和尊重,更重要的是,文化的影响力基本不取决于经济体的强大与否,就如美国人追捧的小说《追风筝的人》,说的就不是美国佬的事,阿富汗也不像大国,更不好说不是文化也很强大。

如果执意要归类于此,曾经相信他们强大的力量背后有文化因素而“迷恋他们”的我们,怕是正在歧途上漫游了;放眼当下不理不清的社会乱象,一个充斥着泛道德批判的文化环境,真的是经济强盛的因素吗?消费主义、物欲享乐、环境损毁,这些会是大国崛起背后真实的文化基因?大不靠谱了吧。

就此而言,所谓的文化强大、弱小,以及先进落后难以给出适当的解释。实际上,一种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更可能与讲述者没有大多的关系,文化的影响力几乎不取决于传播者的说法——她不是市井的评书那般的,有意思能吸引听众,而是取决于受众要取舍什么,这取决于人们置身的现实社会投射在心理上的投影,如果现实影响不符合感情,即便再深刻,再有洞见,也未必会触动那些“麻木”的心灵,比如梵高,人们在他故去多年以后才有叹息之声。

诚然,“世界”会不会听咱们的故事多少和文化传统的差异有关,但更取决于共同的价值认同以及普遍认可的理想诉求,是基于道德和价值因素,那是一个很古老的东西了,和经济实力基本没有切近的关联,您当然可以把“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”,人家听不听得由不得您,这和内心虚拟的“大国”心态一点关系也没有。

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话题其实是老生常谈了,而关于新儒学可能会给人类营造出未来路向的想法,其实在中国强大之前就曾经是流行的思潮,不仅华裔学者热衷于此,即使是当下的西方,也有蓝眼睛黄头发的大胡子“执迷不悟”,当然,也有大级别人物研究称南美丛林中的一些“原始文化”更“先进”。

黄亚洲

山名月轮,塔称六和,江风习习,绿荫摇曳,一个特别适宜打坐静悟的殊胜之地,偏是南面山脚下流经的钱塘江,时有杭州湾大潮来袭,由东逆上,或舒缓,或猛烈,隐隐约约的金戈铁马日夜驰过,震得月轮山枝叶抖颤,战鼓侵入净地,简直叫人抓狂。

六和塔当然纹丝不动。人们常把威武伟岸的六和塔比作将军,以区别于杭城的另两座古塔,如美女的保俶塔,如老衲的雷峰塔,但是听着白天与夜晚各一次的隆隆江潮,塔里安坐的各式菩萨与塔外寺院的各位高僧,口里是否会乱了经文?

六和塔就是为了镇潮而建的,吴越国王钱弘俶托延寿大师建了这座威风凛凛的高塔,就为禁绝潮患,而自东至西的潮水却不买账,依旧日夜示威,战鼓不离,口绽莲花的历代师父不会在六和寺里乱了方寸?

据说花和尚鲁智深就是在这六和塔圆寂的。

“逢夏而擒,遇腊而执,听潮而圆,见信而寂。”是他的师傅智真长老给的偈言,无非他当时参悟不透,尤其是“听潮而圆”,什么意思?一直到坐在六和塔下,听人说了,才猛然醒悟,叹一声:“平生不修善果,只爱杀人放火。忽地顿开金锁,这里扯断玉锁。咦!钱塘江上潮信来,今日方知我是我。”这位花和尚圆寂之后,为他点火的大惠禅师也有几句偈言:“鲁智深,鲁智深!起身自绿林。两只放火眼,一片杀人心。忽地随潮归去,果然无处追寻。咄!解使满空飞白玉,能令大地作黄金。”

这一有趣的文学传说也可以看作是一个象征,人们求助神灵以抑制大自然的灾祸,而神灵的精神指向依旧是“随潮归去”,幽了一默。

说实在话,吴越国的几位国君都是笃信佛祖的。西湖多佛寺就与开国的钱镠大有关系。当然,钱穆当时面对“奔入入城,势莫能御”的潮患,基本方略还是高筑海塘,开建水闸,甚至还留下了“钱王射潮”的威武传说,但他们的子孙钱弘俶即位之后,终于面对“飓风拔木浪如山”的现实,痛感“人定胜天”不行,还需求神护人,故下诏在钱塘江边的月轮山造塔镇潮。这塔也造得气派,高五十余丈,

六和听涛,战鼓不绝

分为九层,不仅在塔内藏有舍利,塔心室供奉佛像,尤其是塔顶安装了崇佛的长明灯,这就在客观上生了灯塔之效,江面的烁烁有光就使得钱塘江的夜航大有保证,也冲淡了江潮的威胁。从这个角度说,六和塔也算是某种程度上的“镇”了潮,至于取名“六和”,一般的说法是来自佛经上的“六和敬”,即“身和同住,口和无争,意和同悦,戒和同修,见和同解,利和同均”,那佛经叫“瓔珞本业经”,是阐释各种因行的,内容自然深奥得很。

六和塔建成后,据说江潮确是收敛了许多,一种说法是江水的流淌在塔下逐渐成了“之”字形,所以有所和缓,而我的断想则是随着沧桑变幻,陆土东渐,大海越推越远,潮水逆流而上的势头自然就慢慢减弱了,这当然要求水利专家来加以证实。

不过,自古至今,潮水还是在的,战鼓一直未能平息。这一镇压与反镇压的矛盾,其实也是当今世界的客观写照。哪怕六和塔毁于兵火而在南宋复建,塔身改为八面七层;哪怕明万历年间再加以大规模修缮,竟至清光绪年间再度重修,形成“七明六暗”的外观十三层塔身;哪怕民国、新中国期间多次修缮,都没有能彻底“镇潮”,由于潮水的上涨而侵入钱江自来水的取水口,杭州百姓至今仍会在自来水里吃出咸味,虽为偶然,仍不能绝,可见大自然的战鼓还是在响的,有时还很激烈。

我经常走上月轮山,就近欣赏六和塔的壮观与雍容大度,欣赏这位高达六十米的吃素斋念佛经的将军,这位将军稳稳打坐,总是不语。

当我闭起眼睛的时候,风就撞响了挂在塔檐下的风铃,那种穿过绿荫播向八方的叮叮当当的悦耳之声,让我想到了和平,想到了“瓔珞本业经”,想到了和平与战争的角力与互动。谁说这位将军没有发声?

不管战鼓是否还在脚下日夜敲响,和平的钟声总是占着上风的,这或许就是“六和听涛”带给我们的思索。

走下山的时候,我心里孕育了一首诗,取名就叫《六和听涛》:

如若听见的是怒吼,是焦躁和不安,一种来自大海的带咸味的反叛,那么,你就是一尊有军衔的老衲,你的袈裟或者盔甲,是血的彩妆;你低眉低眼,不动声色,你只让海风做转经筒,一圈一圈,绕你的八面塔楼。

如若听见的是低语,是钱江顺流的呢喃,一种来自春江花月的梦幻,那么,你就是一个参悟的智者,你委托檐下风铃,这灵魂的声响,向八个方向,捎一份平安。

携六重和谐,坐山海之间。什么你都能听见,是涛声,或惊雷裂帛,或杀声震天。打坐一千年你都这么稳健,只因杭州是你嘴边的一句经文;或者说,杭州是你脚下精美的竹篾里,整整十万册带黑字的书卷。和平不能打翻。

我多喜欢在海声里与你交谈,涛声是战争的宣言,唯有你听得出水里有火,火中有盐;听得淡,听得咸。

天下总有许多事情,我们不甚清楚;但你总能用八面风铃,这杭州腔的梵音,每天,将涛声翻译成土地,将土地翻译成成长,将长天翻译成永恒,并且,让永恒收拢翅膀,往往是,收拢成一只鸽子,降于塔尖。

来六和塔,不仅听涛,还听风铃,这灵魂的一问一答,这一江战鼓的梵语方言。

